



試機後捨不得歸還

Playback Designs MPS-5 SACD機

Hi Fi是重播音樂的工具，這話人人識講。但到付鈔購買Hi Fi那一刻，絕大部份人都會買「一副有色眼鏡」，這當然無可厚非，但不免讓播的軟件——古典爵士流行World——全染上自己喜歡的那種顏色。例如A牌音色很柔美，不過在熱情衝擊力活潑爽朗方面可能要妥協一下；B牌動態與瞬變都犀利飛利，不過未必同時做到溫婉如玉、親和柔潤……

世上有少數Hi Fi，既可活潑熱情外放也可親切穩重內斂；既能夠唱好古典亦能夠播好Jazz與Pop。這種器材中肯持平，本身沒甚麼傾向性，播富重量感的曲子他給你重量感，播輕盈俏皮的曲子他給你輕盈俏皮……當然，他必須有頂班的整體平衡度、細節再生能力、動態夠大、瞬變夠快……

這樣的器材怎不令人垂涎呢？！

它叫Playback Designs MPS-5。

一切要從設計師講起。

Andreas Koch在上世紀八零年代先後在Studer Revox集團和Dolby Lab工作，從事電腦硬盤錄音技術及抑噪濾波技術開發、數碼訊號編/解碼裝置設計、數碼工作平台設計等。1993年，Sony重金挖角，Andreas遂管理Sony的專業音響發展部，參與開發出「SONOMA系統」——內設八聲道A/D

轉換兼且可作剪接及混音的DSD錄音系統。SONOMA的共同開發者還包括了Ed Meitner。

2003年，Andreas加入由Ed Meitner擔任總裁的EMM Labs，出任副總裁。此外他也以特約工程師身份，為別廠搞線路設計。約兩年前，聽說EMM Labs會出一台採用Esoteric VOSP轉盤機芯組件的器材，卻一直未見身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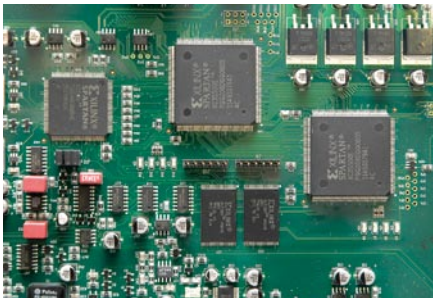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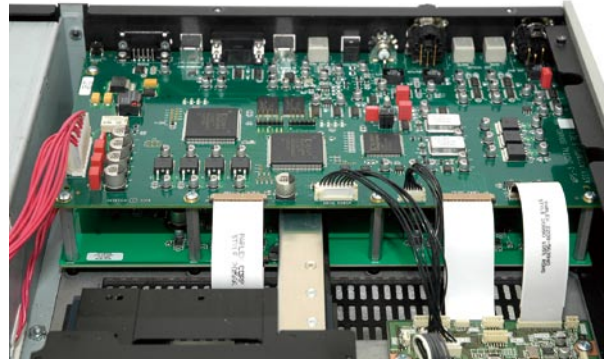
Andreas Koch 2007年離開EMM Labs，自組新公司Playback Designs。其產品MPS-5採用了VOSP機芯UMK-5。你大概已估到，當日Ed不同意……所以Andreas決定……

跟Andreas一起創辦Playback Designs的Jonathan Tinn，上一份工是EMM Labs的全球銷售及市場總裁。

我接觸過的每一款單體式兩聲道SA-CD/CD機（包括EMM Labs的）折實價都在港幣十萬元以下。一時之間想不到在同價格帶MPS-5有何「假想敵」。

作為一部叫價十二萬元的單件頭SACD/CD機，你大概會說：「很昂貴。」但它的「真身」其實是一部世界級的CD/SACD轉盤與一台兼容性甚強（可配合PC等）、升級潛力無窮的DAC合體，共處一個機箱中。從這角度說就不特別貴了。

先講轉盤部份的機芯。廠方選用了名為「垂直修正光學



穩定平台」(簡寫為VOSP)的日本Esoteric鐳射拾訊機芯。它的特點是在初始階段其鐳射光發射器能以左右上下不同角度讀取碟上相同位置的數據，比較分析；再選取最佳的角度去讀取碟上所有的資料。片壓用八毫米厚實心鋼鑄造，旨在降低碟片高速旋轉時發生的離軸誤差，杜絕「跳線」。抽屜則是用實心鋁磚挖空製成，表面還噴上特殊阻尼物料。不用說，這種機芯的售價不會便宜。Hi End廠牌(不計Esoteric自己)願意花這個成本採用VOSP機芯的，除了Playback Designs就只有英國dCS。要為他倆鼓掌。

數碼超人捨晶片用DSP

數碼部份才是這部機的殺著呢。Andreas Koch是世上少數的DSD專家之一，他覺得坊間可以用金錢買得到的解碼晶片升頻晶片都不夠好，遂捨易取難，自行編寫作業韌體，使用數碼訊號處理器DSP！DSP在環繞聲AV擴音機上廣泛採用，在二聲道Hi End音響則極少，可能會令人誤解，以為DSP是「cheap嘢」。其實從技術角度來說，DSP是高效能微處理器，卻沒有特定功能；一切有賴設計師和寫程式的人自行發揮。Andreas Koch正是數碼音響界最頂尖的設計師

兼程式編寫者！他的規則系統(algorithms)和線路設計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解釋的，他對付時基失真(jitter)的手法也是。據廠方公佈，其「時鐘履行」完善得毋需用外部PCM-based主僕時鐘裝置，這是由於用了多重的緩衝(用上了獨特的操控algorithms云云)……一句話：獨門秘技，商業秘密。

MPS-5上載銀白色、下載黑色的機箱，我立刻想到的「同類」是VTL 6.5 Signature前級；但6.5前級的顯示屏燈光顏色字是藍色，MPS-5的是LED紅。其實這種紅色是很實際的：付得起十萬以上買部CD機玩的，多是四十歲以上；這一脫人會有「老花」眼，紅LED較有利。我也要感謝主要顯示屏的字體是比較大的，坐得較遠也能看得清楚。(上層的、較細的顯示屏則讓你知道現時播的是SA-CD抑或普通CD)

這得突出一下它作為一部DAC的本領。時至今天，再沒有發燒友可以當高解析力數碼音響檔案有到。要玩靚這些檔案，若不是斥資買最高規格的super sound card就是索性用外置的解碼器。如果你是現實派，當知道許多軟件尚未以「檔案」形式供應。於是我們就要兩手準備：既要照顧CD重播的需要也要兼顧「電腦音樂」的發展。假如你清楚SA-CD



(DSD) 的價值，豈不是要三手準備？！

Playback Designs這部單體式機，便是「一次過滿足三個願望」。它既是監聽級CD機和SA-CD機，也能配合包括電腦在內的數碼器材。且看它的多種數碼輸入：—

AES/EBU——能處理高達24/192的PCM訊號；

S/PDIF（標準RCA插座）——24/192 PCM；

TOSLINK——24/192 PCM；

USB B型接口——目前可處理來自電腦（PC/Mac）的24/96 PCM訊號（日後還可升級）

如果你現在已經玩電腦音樂下載HD tracks，你會知道MPS-5已經「夠用」了。他日倘若市場接受24/192，Playback Designs一定會提供升級途徑的。

此外還有另兩個數碼輸入。叫PLAYLINK的是ST光纖插座，預留給接駁該廠日後出產的其他器材；叫AUXILIARY的是15孔D型插座，也是「留待日後使用」。

機背的System Control包括一個USB B型接口，是日後升級（原廠的firmware）的窗口（透過互聯網）；DB-9 RS-232九孔式插座的“optional”（駁電腦的，由電腦操作這部機）；和BOOT掣（即reset掣）。

在與MPS-5相處的時刻裡，我聽過許許多不同音樂類別不同年代的錄音，欲找出它在音色表現上的特殊屬性。但（幾乎）沒有。我本想用「依書直說」一詞但猶豫，因這詞語在大部份人心中帶貶意：很呆悶的。不要以為它是正經八百的阿sir，他挺玩得起的。我原想用「依書直說」是因為碟裡的東西，這位說書人一五一十的交待，不自把自為「詮釋」一番。它具有高度的解析能力與清晰無隱的個性。

說MPS-5「中性」、不偏不倚、不慍不火，恐怕不能勾起發燒友的癮頭。「你是在講廣播電台用的CD機嗎？」如前述MPS-5的設計者是在專業界赫赫有名的Andreas Koch，但MPS-5肯定是為追求最高音質的個人用家而做的。Professional CD機我有（Marantz PMD 331），但講聲音準繩度、密度感、清晰度、透明度等，以至那種樂器形體感應大則大、應小則小的表現力，怎可以跟Hi-end的Playback Designs相提並論？！用MPS-5播八零年代出品的CD碟，我驚覺裡面原

來有這麼多的細節是我一直未發現的（多得MPS-5挖掘出來）。播放CD、SA-CD，不論是新錄音或古早的，都有一份彷彿是通過專業錄音室鑑聽音箱聆聽母帶的清晰度與純淨感，而且能量充沛。

對CD和SA-CD一視同仁

對了，MPS-5予我最大的驚喜，是最好的CD碟播出來跟最佳SA-CD碟一樣傑出！這是否跟Andreas Koch的「一視同仁」有關？——他的這部機將從CD上讀取的16 bit/44.1 KHz PCM數據，和從SA-CD碟上得到的1 bit/2.822 MHz DSD訊號，一律升頻至1 bit/5.644 MHz的解析力，才通過他自撰程式的DSP進行解碼。模擬級的線路，設計高明用料不惜工本。好聲，得來不易啊。

聽LIM重造的Philips/Flamenco/Pepe Romero，第二cut “Zapateado” 是發燒友應份熟悉的。不但那支結他生猛躍動，舞者在舞台上的來回舞動、他用鞋跟鞋尖的千變萬化不同的角度、力度觸地，是我「看」過最精彩的！

聽Fiedler指揮《敲擊卡門》（此曲目我最欣賞的指揮家）的Intro，那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氣氛十分誘人；能量持續攀升，到最強奏也絕無崩潰失真。然後是舞曲、間奏曲……整個演出兼具力與美。

聽Rob Wasserman的“Duets” 第4軌考驗MPS-5（和周邊器材）極低頻表現。結果是向下延伸十分順暢，兩支琴低音線條的分離度與音律變化起伏的層次感也完全收貨。

聽“Horowitz in Moscow” 第一cut，那些咳嗽聲的堂韻協助重塑出一個立體的異常逼真的場面。朱振威是個常登台的指揮，他聽後說：「好像坐在台上，鋼琴在面前不遠處，而遠處是觀眾席。真一樣！」

但講到現場感的鼎盛感人，難有錄音可跟RCA “Irish Night At The Pops” 等量觀齊。播第10 cut “Old Timer's Night”，大堂觀眾與坐樓座的觀眾齊聲唱；我前面是一幅wall to wall的、由地面到天花的音響畫面（註：我們的studio有11呎半樓底高度）——滿滿的！精彩得令人幾乎要掉眼淚！音場的高低發聲點是一清二楚，那已屬其次了。

MPS-5讓你聽到跟它配搭的其他器材線材的真正實力，也讓你感受到每個錄音（版本）原本的風貌。

這部機有本事將白綿羊與黑山羊極速分辨開來。

我是說，由於它的超高解析力與忠直（不偷食、不加料）本性，好的錄音會聽起來好到教人



驚歎（例如「藍岸」就好聽到不得了！）但差的錄音卻無遮無掩的獻醜，令聽者汗顏、皺眉……

勿指望MPS-5播放每一cut音樂都出「示範級音響」，因為並非每個錄音本身都是完美無瑕的。MPS-5呈現的燕瘦環肥之象，並非每個錄音師/唱片監製樂意看到的。何解？因為當別人的錄音音響台撐得很深闊甚至相當高企時，自己做的錄音卻「又矮又窄」，叫我如何自處？（一笑）舉例，accentus合唱團的海頓《基督的最後七言》從演出來說是傑出的，但音響台低矮——後一點是我從前不怎麼留意到的。MPS-5對高與矮的分辨力是特別強的。日本版Reiner《天方夜譚》（BVCC-37150）音像偏瘦solo小提琴音色較尖，在別的「撚聲」CD機播出來是可以完全收貨的，但在誠實的MPS-5手上，我們也得面對現實了。

“Accuphase Special Sound Selection” SA-CD碟在Accuphase SA-CD機上十分動聽，但一放在Playback Design MPS-5上，那張碟就不好聽了（因為欠平衡）。心想，該碟的製作方向是要「就」Accuphase的招牌美聲特性的。

揭示欠完美錄音（版本）真面目之餘，MPS-5更令我們欣喜的本事也關乎它的高保真「誠實」：還優秀錄音一個HD真面目。

不知道原來咁好聽

朱振威聽《舞台巨人彭修文作品集》（他自己挑選的）時，輕聲感歎：「我都不知這CD咁好聽。」

我納罕：「這CD就是好聽嘛。」

朱：「我知，只是不知原來咁好聽！」

這還不止，MPS-5還為一些錄音本來好、但基於重播得不好而給人不良印象的錄音「平反」。

蔡琴《金聲演奏廳》原來人聲與樂器的定位是很精準的，質感也十分好。而Ingeborg Baldaszti用Fazioli大琴彈舒伯特與蕭邦（RCA）這一碟，我以前聽（已忘了用甚麼器材）的觀感是：高中低不連貫。如今在目前這套組合上聽，噢，好得很！

朱振威從我們CD架上又抽出雨果的《釋伽之沉默——葉

小鋼作品選》時說：「這個錄音，我不喜歡其聲音。我想這Hi Fi告訴我誰出了問題。」聽了一會兒《地平線》，朱開口：「聽乎人聲和管樂器的表現，這是一個很好的錄音。我一直感到礙耳的尤其小提琴組，如今真相大白：是他們的發音奇差罷！」

聽Nojima Plays Liszt（RR25），MPS-5彷彿讓人解構鋼琴音色之形成，就是像真正的鋼琴在眼前，不但琴鍵顆粒感清晰，透著濕度適中的「木頭感」，連琴槌的敲擊打到弦線上的質感及琴身的豐富共鳴聲都是那麼真實。聽到我呆了！

我一時手癢，要MPS-5給我放炮——Telarc/Kunzel（第二次）柴可夫斯基1812。

它的炮聲雄渾，不是特別兇狠。我會說它「逼真」——真在哪呢？空間感表現力。

在「Hi Fi效果」和「音樂感」這條軸上，MPS-5幾乎是站在正中間的。說「幾乎」，是因為嚴格來說它是傾向「音樂感」一點點的。因此，播不是錄音最靚的CD/SA-CD，它讓你心安理得的聽音樂。

我喜歡聽布魯克納。Bruckner音樂裡不乏提琴組的擦弦——大聲的、中聲的、細聲的。MPS-5的高傳真讓我聽到了特別細緻真實的擦弦聲：稍不規則的（樂隊不是機械人），層層疊疊的；而不是在別的機器上聽到的等而化之一「浸」聲。如果說MPS-5不是份外「感性」，那麼他感動聽眾的本事在於他相對徹底地還原出演奏/演唱本身，「讓音樂自己說話」。

聽著聽著，我發覺自己已愛上了MPS-5。這是一部令喜歡聽音樂的人不能不拔的東西，是教丟淡了音樂的人重新戀上音樂的東西。不是因為他有令人上癮的「香」、「甜」或甚麼特質，而是他——作為你與音樂的中介人——隱身於音樂背後。

測試完畢，這部機自然要還給代理。但，阿Sam（何森）啊，可以不還嗎？

HFH

總代理：Sound Concepts Ltd

零售價：HK\$12萬

試機組合

SACD/CD機：Playback Designs MPS-5

電源線：Analysis Plus Power Oval 2

訊號線（至前級）：Vitus Audio Andromeda（RCA）

前級：Mod Wright LS 36.5

電源線：Eichmann Express

訊號線（至後級）：Vitus Audio Andromeda（XLR）

後級：Krell Evolution 302

電源線：Isoclean Super Focus

喇叭線：Inakustik LS502

喇叭：KEF Reference 207/2

